

读客·公务员读史丛书 021

读历史，更懂政治，修身治国平天下
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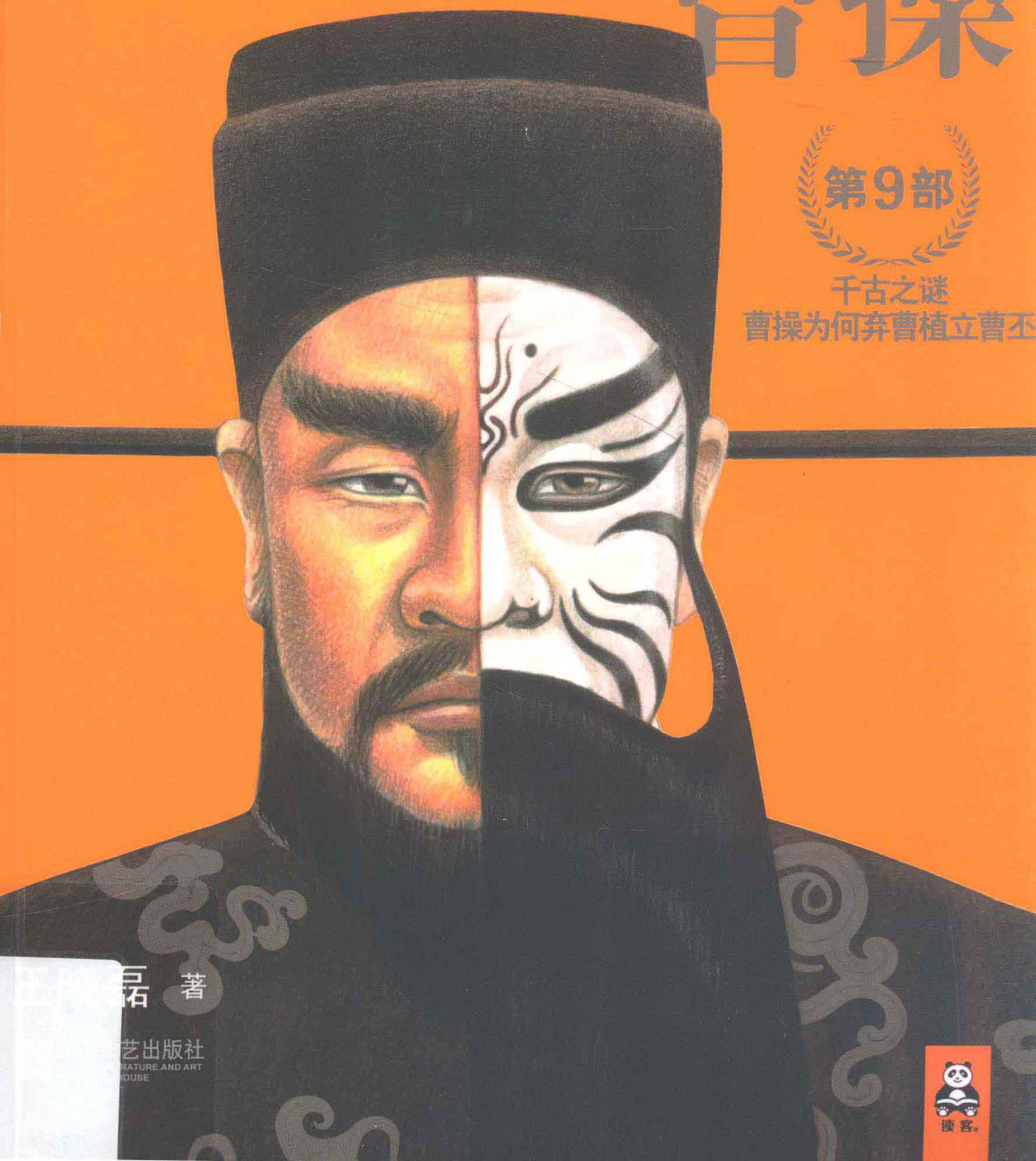
卑鄙的圣人 曹操

一件件讲透，曹操收拾三国群雄的卑鄙、奸诈、狠毒计谋；
一页页浸透，曹操体恤天下众生的柔情、仁义、圣人情怀。

第9部

千古之谜

曹操为何弃曹植立曹丕



巨石 著

艺出版社
LITERATURE AND ART
HOUSE



读客。



卑鄙的圣人

曹操

第9部
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王晓磊 著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第9部 / 王晓磊著. — 南京：
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3.7

ISBN 978-7-5399-6274-0

I . ①卑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—三国时代—通俗读物
IV . ① K236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12725 号

书 名 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第9部

著 者 王晓磊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盛 亮 王菁菁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309 千
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274-0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21-33608311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录

- 第一章 百骑夜袭，甘宁逞威曹营 /1
- 第二章 南征不利，曹操望江兴叹 /17
- 第三章 暗谋夺嫡，杨修襄助曹植 /34
- 第四章 二子争嗣，曹操出题 /48
- 第五章 临机应变，曹植棋高一着 /66
- 第六章 优劣已分，曹操属意曹植 /84
- 第七章 再征江东，空劳无功 /100
- 第八章 废杀伏皇后，威逼天子 /121
- 第九章 曹植作弊事发，曹操大失所望 /136
- 第十章 出征汉中压制刘备 /163
- 第十一章 误打误撞平定汉中 /189
- 第十二章 大破孙权，张辽威震逍遥津 /208
- 第十三章 无心恋战，曹操错失灭蜀良机 /223
- 第十四章 曹操晋封魏王 /240
- 第十五章 重臣屈死，曹操立威 /258
- 第十六章 贤内助一语惊醒曹操 /283

第一章

百骑夜袭，甘宁逞威曹营



白水兵变

蜀地的冬天虽不似北方严寒，却来之缓缓、去也迟迟。如今已是建安十八年（公元213年）二月，益州之地依旧阴冷潮湿，尤其夜晚更是寒气逼人刺骨难耐。

山峦叠嶂雾霭迷茫，羊肠古道逶迤蜿蜒，虬藤老松、嶙峋怪石都笼罩在沉沉夜色之中，如魍魉鬼魅般阴气森森。幽深密林静得无一丝声响，荒草树木被雾气侵染得湿漉漉的，郁郁枝叶不胜凄凉地瑟瑟抖动。循山小路九曲回肠，与朦胧缥缈的白雾交织一处，宛如虚幻似有似无。枯枝败叶、草窠苔藓与潮湿的泥土裹挟着，滑溜溜举步维艰。猛一阵鸣叫打破寂静，却是夜栖的枭鸟惊风而动，鬼影般一闪而过。这条路虽蜿蜒曲折，但大体上是延向东北方的，就在路的尽头有一座并不十分雄伟的关城。乍看之下这关城古老落寞，在崇山峻岭间显得甚是渺小，但只要仔细观察两侧的高山峭壁便不难看破，此处实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——这就是阻隔蜀地与汉中要道的白水关（今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）。

振威将军刘璋承继其父刘焉之业，割据蜀地二十载，虽然也有过几次叛乱，但大体上还算安定，加之他胸无大志意在自守，各处兵马都疏懒了，却唯独白水关武备森严毫不松懈。只因此处北通秦陇、南接葭

(jiā) 萌，是隔断蜀地南北的重要关隘。虽同属一个益州，但白水关以北的汉中郡是“米贼”张鲁的地盘，以南才是刘璋的势力范围，双方敌对多年时常冲突，因而白水关又被蜀中官民叫做“关头”，足见紧要至极。辖制此关的巴西太守庞羲是河南人士，曾任议郎，与刘焉乃是故友，凉州军祸乱长安时他曾营救刘焉子侄，之后入蜀辅佐刘氏父子两代，平定蜀中乡人叛乱立有大功，继而与刘璋结成儿女亲家，堪称实权人物；他也曾有意征讨张鲁平定汉中，无奈几番用兵尽皆铩羽，只好严守不出以待天时，如今镇守白水关的是他手下宿将杨怀、高沛。此二人虽非骁勇之辈，却也忠心耿耿；麾下兵卒万余久与张鲁对阵，称得起是蜀中最能征惯战的队伍。扼制要道防守北方自然是杨、高二将最重要的职责，不过随着刘备入蜀，益州情势隐隐添了几分微妙变数，也令二将颇感忧虑。

一年前刘璋邀刘备入蜀，意在借助其力征讨张鲁，赶在曹兵大举西征之前全据蜀地扼守汉中。此举从一开始就有争议，蜀中大吏黄权、刘巴等极力反对，主簿王累甚至倒悬城门以死劝谏，终究未挽回刘璋的决心。在别驾张松的极力推动下，刘备还是被请来了。蜀中至荆州的险山关隘门户洞开，刘备在使者法正的引导下长驱直入，轻而易举涉过天险，在涪县（今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）与刘璋相会。与其同来的不但有一万荆州兵，还有庞统、黄忠、魏延、霍峻等谋臣骁将。当暮气沉沉的蜀中官吏目睹了刘备及其部属的勃勃英姿时，每个人都倒抽一口凉气——这样厉害的人物来到蜀中，究竟是福是祸呢？

刘璋胸无城府，在他看来这一定是好事，刘氏宗亲自当携手御敌，刘备仪表堂堂礼贤下士，正是梦寐以求的帮手，他兵强马壮当然再好不过，怎么会包藏祸心呢？二刘各领部属在涪县盘桓多日，一个诚心相待，一个虚与委蛇，渐渐称兄道弟。刘璋大显慷慨，主动“表奏”刘备为大司马、领司隶校尉；刘备投桃报李，也“表奏”刘璋为镇西大将军、领益州牧。当然，这种表奏根本不可能上达天听，即便递到许都，曹操控制的朝廷也不会予以承认。适逢曹操在潼关对战韩遂、马超等关中叛军，刘璋不敢怠慢，又借给刘备一万兵马，并供给粮草辎重，请其暂屯白水关以南的葭萌关（今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），休整人马择日北征，并传令白水关杨、高二将，随时配合刘备行动。

殊不知刘璋这决定无异于倒持干戈授人以柄，刘备信誓旦旦率军北

上，一到葭萌关就赖下不走了，竟以休整人马为名拖延一年之久。葭萌关位于沟通南北东西的要道上，由此向北出白水关可讨张鲁；但若向西南而进，突破梓潼、涪县、雒城等地又可直逼成都城下；另外葭萌境内有渝水（今嘉陵江支流）向东南流淌汇入长江——刘璋不明白，但蜀中不少有识之士都感觉到，刘备似乎用心不善。他占据这个地方，既可北攻张鲁又可南侵蜀中，还能保持与荆州通讯，反客为主之势已见端倪！

北方局势变化也很出人意料，曹操大破韩遂、马超，诛杀成宜、梁兴等，进而收降杨秋，收取凉州本已胜券在握，却因冀州叛乱仓促收兵，只留夏侯渊、徐晃、张郃等镇守长安。韩遂、马超遗患未除，一心东山再起；汉中张鲁也恐唇亡齿寒，把韩、马视为挡箭牌，暗地里助兵助粮，竭力支持他们侵扰陇西之地；江东孙权平定交州之后转而筹谋北方，因而孙、曹两军会于长江重镇濡须口，大战一触即发。诸方势力互相牵制，暂时无人对蜀中构成威胁，一年前还山雨欲来人心惶惶，如今却风平浪静。外患似乎没有了，刘备反而成了心腹内患。成都官员离得远还难以详察，杨、高二将近在咫尺却瞧得明白，这一年多刘备厚树恩德邀买人心，每日里置酒高会，拿着刘璋资助的钱财赏赐将领、结交士人、赈济百姓，栖息他羽翼下的人越来越多！

旧病未除又添新忧，而二刘之间这种敌友未定的态势颇有些不可明言的意味，只能维系平稳。杨怀、高沛表面对刘备恭恭敬敬，实则心怀戒备。白水关原本只防御北面张鲁，如今却南北两面关门皆闭，片刻不敢掉以轻心，只盼“贵客”早抬贵足回荆州。而刚好半个月前发生转机，曹操南征兵至长江，刘备以回援荆州帮助孙权为名告辞，却又狮子大开口，要求刘璋再支援一万兵帮忙抗曹。刘璋肠子都悔青了，刘备入蜀一仗未打，在葭萌关白吃白喝一年，耗费钱粮不计其数，临走之际还要他出血，这买卖赔到家了！但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毕竟自己请来的，也不好公然翻脸，刘璋考虑再三打了个折扣，只答应援助四千兵。刘备心有不甘，致书成都要求增兵，刘璋却再不多予，一个漫天要价、一个就地还钱，你来我往好不热闹。杨、高二将见此情形既感欣慰又觉忧虑——喜的是刘备总算肯走了；忧的是如此讨价还价倘若撕破脸面，又怕刘备狗急跳墙。于是白水关守备更严了，二将平分兵马，一个白天守关、一个夜晚值宿，时刻关注南面动向……

这一晚值宿的是高沛，他在城关周匝仔细巡视一圈，便高坐城楼

之上，守着炭盆观看以往几天的军报。寒夜漫长倒也无事，没有任何探报，饶是高沛三十出头体格强健，百无聊赖地耗一宿终究打熬不住，到凌晨之时已是满眼昏花哈欠连连；正浑浑噩噩间，忽听五更鼓响，不禁精神一振，忙唤亲兵敞开阁门，但见天色转明雾气渐淡，这一夜就算平安度过了。只需再过半个时辰，杨怀起来点兵，高沛就能休息了。他心中正喜，猛听一个清脆的“报”字赫然自南面传来，击碎了凌晨的宁静。杨怀陡然一惊，险些踢翻炭盆，大步踱至阁外手扶女墙朝下望去，果见黎明阴暗中有个斥候兵驻马关下。

“南面有何军情？”

那斥候兵嗓音洪亮：“有十余骑自葭萌关而来……”此刻天未大亮仍旧安静，这句禀报响彻山谷，竟传来一连串回音。

高沛原以为刘备有所行动，哪知只来了十余骑，心头不免诧异：“不必进城，给我再探！”

“诺。”斥候领命而去。

高沛吩咐完毕回头看了眼亲兵：“你去把杨……”话说一半略一思索，“算了吧！”

他本有意把杨怀叫起来，但想来又有些小题大做，十几个人岂能掀起风浪？天快亮了，应该不会出差错，说不定是刘备派人来传什么口讯——如此一想宽慰了不少，呼吸着清晨的凉气，静候探报归来。

过不多时天边泛起了鱼肚白，南面传来疏疏落落的马蹄声，既而山道迷雾中浮现出十余骑，奔得却不快。高沛揉揉惺忪睡眼，见方才派去的斥候兵与为首者并辔而来，颇觉诧异，又伏在墙头伸着脖子瞧看了半晌，渐行渐近才辨明来者。此人身材清瘦，身着皂衣外罩布袍，头戴武弁斜插翎羽，腰中悬一柄佩剑，面庞白净三络墨髯，三角眼、鹰钩鼻、短人中、高颧骨、尖下颌，浓浓一道连心眉——原来是刘璋派至刘备军中、引荆州兵入蜀的军议校尉法正。

高沛不忙传令开门，扯开嗓门嚷道：“原来是孝直兄，大清早跑来做什么？”他有所耳闻，这一年来法正身处刘备营中，没少得人家恩惠，还向刘备引荐了不少蜀中之士，因而有所防备。

法正行至关下渐渐勒马，未曾说话先打了个哈欠，扭着脖子捶着肩头，懒洋洋道：“这鬼天气，冷得钻骨头缝……快开门吧，开门送瘟神，刘备要回荆州了！”

“什么?!”高沛以为自己听错了,“这就要走?”

法正翻身下马活动着腿脚,绕过守备的拒马、鹿角,无精打采道:“是啊,天不亮就打发我来通报你,搅了一场好梦……”

“他人马呢?”高沛不禁举目远眺——其实望也望不见多远,雾还没散呢。

“我出来时刚开始点兵,这会儿想必已出葭萌关,离得还远呢,少说也得半个时辰。”话说至此法正转而恼怒,提高嗓门朝上嚷道,“姓高的,你还不快开门?我大半夜就叫刘玄德打发出来,一路辛苦水米未打牙,你不开门想冻死我呀?留神我骂你八辈祖宗!”

“开门开门!”高沛朝亲兵扬了扬手,不禁咕哝,“你这颐指气使的臭样儿就是改不了,难怪庞羲他们瞧不上你。”

祸福难测,关城大门只开了窄窄一道缝,十余人挨个牵马而入。高沛耐着性子等了半天,法正才慢吞吞登上城来,近看之下见他面色惨白,穿雾而来须发之上皆是水珠,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脑袋。

“刘备真要走?”高沛仍不免怀疑。

法正往墙头一倚,拧着湿漉漉的袍襟,没好气道:“不走不行。昨夜荆州急报,曹操已破孙权江北大营,好像连南郡之地也受到曹军威胁了,他再不回去恐怕老窝都没啦!”

高沛长出一口气:“这回不跟咱讨价还价了?”

“哪还顾得上?借他四千兵就不错了。主公也真好心,若依着我一个兵都不给!咱耗得起,他在这儿耗不起的。”

“啧啧啧……”高沛拿他取笑,“当初还不是你把他引进来的?这会儿又充豪横,可不是送客之道啊!”

法正愁眉苦脸:“不错,是我请来的。可又不是我愿意去,上支下派嘛!”

“我可听说,你没少得他好处。”

“呸!”法正三角眼一瞪,“你光看见贼吃肉,没看见贼挨揍!这大耳贼也忒势利,当初跟咱主公好的时候对我嘘寒问暖,一听说主公不肯借兵立刻就向我发作,那脸拉得比驴脸都长。如今你们也都把错推我身上,这冤枉还洗得清吗?我算看透了,什么同宗之义都他妈胡扯,这大耳贼害我不浅!”

高沛听他这么说颇觉好笑,但两家毕竟没撕破脸,也算好聚好散,

法孝直嘴上没个把门的，一口一个“大耳贼”地乱嚷嚷，若传扬出去恐怕不好，反而劝道：“别骂了。君子绝交不出恶声，容他们走就是了……”一语未毕又生疑惑，“咦？刘备回荆州为何不走来时旧路，北出白水临近张鲁、蒯祺之地，岂不危险？”

法正却道：“就你聪明，竟拿刘备当傻子。咱防着人家，人家还防着咱呢！走来时之路需经重山险隘，刘备心里也不踏实，怕咱把门一关将他吃了，所以干脆北出白水。只要过了你这关，咱也奈何不了他啦。一拍两散倒也干净！”

高沛连连点头，当即命兵马整备列队，一是恭送刘备离蜀，二也想最后在大耳贼面前摆摆威风。渐渐天色已亮，杨怀及其部属也醒转了，点齐人马开门列队，撤去鹿角、拒马，虽不至于清水泼街黄土垫道，也得有点儿送客的样子。

杨怀与法正相见，问明缘由，叫他带随从阁内休息，哪知他刚迈进一条腿就闹道：“嚯！又是炭气又是霉味，这破地方怎么待？算了吧，我就在城楼忍会儿吧！”说罢招呼亲兵墙根一蹲，掏出干粮大嚼起来，折腾半宿果真是饿坏了。二将未多理会，兀自商议部署，杨怀领兵在外迎候，高沛在城上瞭望。

约摸小半个时辰，已是天光大亮，雾气也退尽了，影影绰绰见远方山峦间若隐若现有旌旗晃动，想必刘备到了，行动却不甚快。高沛又感诧异：“刘备不是急于回荆州吗？为何行军如此迟缓？”

法正蹲在一旁嚼着肉干咕哝道：“想快也快不了，整军的时候我看见了，所有辎重粮草他都要运走，装了百余车，连根柴禾棍都没给咱留下，瞧那架势恨不得把葭萌关拆了搬回荆州。”

“可恶！”高沛狠狠一拍女墙，“皆我蜀中之物！”

“算了吧，破财免灾，由着他拿又能拿走多少？蜀道之险他都不晓得，到时候运不走，连车带东西全得扔在半路上，反倒便宜张鲁、申耽。”说到这儿法正站起身，善意地拍了拍高沛的肩膀，“我得给你提个醒，关内可有辎重粮草？”

“有啊。”

法正笑道：“刘备要兵没要来，可赌气走的。偷袭咱谅他不敢，但只怕贼不走空，惦记你关里粮食，莫说明抢，万余兵马闯关而过，顺手牵羊也够你受的！依我说，别傻乎乎光防外面，调点儿兵进来，看住粮

食才要紧。”

“有理有理，多承老兄指教。”高沛即刻传令，从关外兵马中抽两千入关看守辎重。杨怀在下面督队，也未加干预。

白水关上下还在调动，忽见树影晃动马蹄声响，一队骑兵猛然从透迤山道间闪了出来。率兵之人宽衣大袖风度翩翩，正是刘备本人，军师中郎将庞统怀抱令旗侍奉在左，黄忠肩挎长弓护卫于右，魏延、霍峻、薛永、卓膺等将顶盔披甲皆在其后。杨怀在关下见此情形不禁一怔，抬眼望去大队旌旗依旧甚远，又见刘备未穿铠甲，想必是亲自在前率队，心下更踏实了。

刘备素来好涵养，相貌又甚为英朗，脸上挂着一缕笑意，还离着老远就在马上抱拳行礼：“杨将军，叨扰叨扰！”

杨怀心中暗骂——都叨扰一年了，如今也算满载而归，快走吧！虽然这么想，面子却还得讲，见刘备急催坐骑似要过来跟自己攀谈，杨怀岂能怠慢？也赶紧带亲兵催马出列：“玄德公忒客套。远道而来照应不周，还请多多海……”

话未说完忽听城上高沛大呼：“杨将军小心！”

杨怀一惊，这才注意到迎面队中黄忠已搭弓在手；忙欲拨马招呼士兵应战，还未拉紧缰绳，寒光一闪冷箭已中眉心！杨怀一声未吭，死尸栽落马下。

两军相隔距离甚远，莫说大部分关兵没看清，就是看清了也毫无反应——百步穿杨一箭毙命，都被黄忠的箭法吓呆啦！

“卑鄙小人！”高沛在城头连连跺脚放声大叫，“冲上去，把大耳贼乱刃分尸！”将军有命自然要听，杨怀的亲兵率先响应，齐奔敌人而去。刘备这会儿早退回队中，庞统把手中令旗一晃，顷刻间喊杀声震天动地，重山密林间冒出数之不尽的荆州兵——远处那些旌旗不过故布疑阵，大队兵马早匍匐到近前了。

左右山麓弓矢齐发，杨怀那些亲兵立时万箭攒身！余下蜀兵尽皆骇然，匆忙撤退闪避。若逃进关里也罢了，坏事坏在刚才传的令上，两千步卒入关护粮，还没调度妥当又开了仗，刚进城的兵一头雾水，听见喊杀声赶忙又冲出去助阵；外面的情知斗不过，反而往关里涌，蜀军进退冲突自相践踏。

高沛眼瞧黄忠、魏延等将率领部众如狼似虎向关口扑来，自己的兵

兀自纠缠不清，唯恐城池有失：“放箭！速速关……”一个“门”字未出口，忽觉背后剧痛，四五柄长剑同时刺人体内！高沛只呻吟了一声，便顺着墙根缓缓瘫倒在血泊中，恍惚断气之际看到一张狡黠的笑脸……

蜀兵还在关口拥挤践踏，却觉敌人喊杀骤息，都举着兵刃笑嘻嘻瞅他们。正懵懂间又闻上面传来另一人的声音：“白水关兵士听令，速速放下兵刃。玄德公有好生之德，缴械者概不问罪，还不归降更待何时？”大伙抬头望去——军议校尉法正昂然立于城头，右手执剑，左手赫然攥着高沛血淋淋的首级！

这一变故非同小可，杨、高二将皆死，关兵丧失统帅不知所措。但大伙知道法正是蜀中官吏，有的兵仓皇之际不及详思，闻听号令就把兵刃扔了。有一个扔兵刃的就有十个照样学，“锵啷”之声不绝于耳，近万士卒大半弃了刀枪。

法正平素不拘小节桀骜不驯，官场声望不佳，这会儿却宛如变了个人，仗剑而立精神抖擞，见还有人不甘缴械，朗声疾呼道：“蜀中将士兄弟们，大家清醒一下吧！刘焉、刘璋父子治蜀二十余载，可有丝毫善政？刘焉名为州牧，实是悖逆之贼。昔日借讨叛之兵强占蜀地，一入成都便杀了王咸、李权等名士十余家，重用奸佞欺压良善，纵容张鲁割据为祸。刘璋不过一懦弱昏儿，更有庞羲那等无才之辈身居高位坐拥兵权，杨怀、高沛这帮无用匹夫统兵为将，屡屡用武皆不得胜，致使多少健儿丧于米贼之手？这才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！”这几句话实有当头棒喝之效，说得关下众蜀兵面面相觑，都不住点头。

法正把高沛首级随手一抛，既而手指对面阵中的刘备，提高嗓门道：“父老兄弟们，玄德公素有大德。昔日曹军南下荆州，他率十万军民南逃，宁肯兵败不弃百姓，天下之人谁不知晓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故能挫败曹操坐享荆州。自他屯驻葭萌以来，厚待将士体恤黎庶，葭萌军民感恩戴德，这才是我蜀中百姓的救星！眼前有此爱民之主，咱岂能再受刘璋一党欺凌？”说到这儿他攥起拳头，操着浓重的川中口音，几近声嘶力竭道，“谁没有父母爹娘？谁没有妻儿子侄？连年戍关不得回归，军戎之苦九死一生，我蜀中万千百姓何其悲苦！凭什么刘璋、庞羲那等外乡豪绅身居高位，占我蜀人之土、夺我蜀人之爵、食我蜀人之粟？大家奉玄德公杀回成都，父子相聚夫妻团圆，把刘璋一党撵走，夺回我们的田地！夺回我们的官爵！”

这番话慷慨激昂，众士卒霎时群情激奋，蜀中儿郎阵阵叫嚷：“法校尉说得对！保刘使君杀回成都，砍掉刘璋那龟儿的脑壳！”

叫嚷声此起彼伏，互相感染着。其实刘备也并非蜀人，帐下心腹多为荆州之士，除刘璋而拥刘备，真的能让蜀人当家做主吗？而那个言之凿凿的法正又何尝不是蜀人？他本是关中扶风郡人士，不过天长日久学得一口像模像样的川话。可当此时节万众一心，兵卒见识短浅，只想着回家过太平日子，谁还考虑这么多？

法正见时机成熟，佩剑还鞘抱拳一揖：“白水关将士情愿归降，恭请刘使君入城！”

“恭请刘使君入城……”关下士卒纷纷拜伏。

刘备望着披靡顺服的蜀兵，终于长出一口气——莫看他表面气定神闲，其实心一直悬着呢！夺取益州乃是他夙愿，此番入蜀也是为此而来。益州别驾张松、军议校尉法正、部将孟达等早与其通谋，只因时局不明、民心未服才拖了一年，既是观望曹操、孙权、张鲁动向，也为趁机在葭萌邀买人心。自得知曹、孙两家交恶，无人掣肘于他，便假意欲回荆州，向刘璋再要兵马，乃为积蓄兵力挑起事端。哪料关键时刻横生枝节，还未举事先泄露了机密。

益州别驾张松是引刘备入蜀的始作俑者，法正出使也是受其所托，还曾秘画蜀中地图献与刘备，自然满心盼着大事早成。无奈拖延日久，他与刘备一在成都、一在葭萌，道路相隔讯息不灵。见到刘备向刘璋请辞的文书竟信以为真，忙暗中修书挽留，不想这封秘信却被其兄张肃发现。那张肃昔年出使许都受任广汉太守，故而倾向降曹，又恐张松阴谋败露为祸全族，便向刘璋告发其弟。刘璋这才明白受了蒙蔽开门揖盗，盛怒之下捕杀张松，传令蜀中各处兵马封锁关隘征讨刘备，战事已无可避免。

刘备丧失先机难免惊惧——公然翻脸倒也不怕，唯独白水关二将实为大患，倘若刘璋大军在前，杨、高袭击于后，荆州军有覆没之险。所幸白水关在葭萌关东北，一条蜀道别无他途，传讯使者已被刘备截获，二将尚不知变故。庞统进献三策：趁蜀兵整备未周，率精兵星夜兼程奇袭成都，擒拿刘璋控制益州，此为上策；假称回归荆州，北上白水关擒杀杨怀、高沛，先除后患再图成都，此为中策；立刻开拔回转荆州，日后再图别计，此为下策。刘备害怕轻兵冒进风险太大，又不甘心错失良

机，便采纳中策。多赖法正、庞统精心谋划，故布疑阵里应外合，不但铲除杨、高二将，还兼并了白水驻军。

刘备入蜀率兵一万，屯驻葭萌关之际自刘璋麾下借兵一万，经过拉拢收买大半归附，经此一役又兼并了白水军，转危为安实力更增，兵力已有三万。他率领众将进入关内，笑逐颜开登上城楼，左手拉住庞统、右臂挽着法正：“士元、孝直神机妙算，真乃张良、邓禹之才！”

庞统倒也罢了，法正闻听此言心头说不尽的畅快——张良、邓禹固然神机妙算，最妙的还是富贵荣耀，张良受封留侯尊崇至极，邓禹名冠三公福荫子孙，我若能得此二人之位，今生无憾！刘璋啊刘璋，你也算不得暴虐昏主，惜乎无识人之才，倘重用于我，岂有今日之事？奇谋之士何世无之？庸君不识，愚君弗用也……

他尚在飘飘然，刘备却已悄然转了话题：“杨、高授首后患已除，下一步该如何用武？”

庞统手捻须髯一阵冷笑：“以在下所见，蜀中并无能征之将善战之兵，疲兵庸将不值一提，也不必再调关、张、赵云前来。主公大可稳坐中军，观我指挥这三万人马直捣成都！”

法正觉他口气太大，冷笑道：“将军统兵之才在下佩服，但不可小觑蜀中之士。似吴懿、张任、严颜皆蜀中名将，黄权、刘巴、郑度见识非俗，将军口口声声要以三万兵马平灭益州，这话似乎不妥吧？以在下之见，咱徐徐进军，我写下文书分送蜀中官吏故友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，劝他们倒戈相向，这才是稳妥之法。”

庞统瞥了法正一眼，不以为然道：“孝直莫非有意推崇蜀人？且看我逐个将他们擒下。”

法正有意把话顶回去，但他归顺刘备时日不久，总还碍着面子，只是默然摇头。刘备见此情形心下思量：庞统、法正皆奇谋之士，可根基却甚是不同。法正虽非蜀中人士，但毕竟是刘璋帐下旧僚，自然希望多多倚仗旧党；庞统乃荆州之士，自诩我帐下嫡系，要来压地头蛇。看来日后即便拿下益州，荆党、蜀党势必会有争，若要称雄天下，还需居中调和从长计议……

想至此刘备粲然一笑：“二位所言皆有理，依我之意并行不悖，一边招降纳叛，一边挥兵南下。得胜自然最好，如若受阻再调云长、翼德来助也无妨。三万兵马足可周旋一时，当务之急应该如何？”

“舍白水而归葭萌。”这次庞统、法正倒是同时脱口而出，想法出奇地一致。

“哦？”刘备颇感不解，“辛苦夺关岂能弃之？”

法正抢先道：“主公许诺携白水之兵杀回成都，因此得蜀中士卒之心，留兵复镇岂非食言？况三万人马并不甚多，羁绊于此尚与张鲁生衅，此乃前门御狼后门招虎也。”

“不错。”庞统不甘示弱接过话茬，“主公所虑者无非杨怀、高沛为患于后，今二将已除。葭萌关驻兵日久，军民仕宦多感主公之德，不妨以之为根基，派精兵把守，我等辅佐主公率大军取梓潼、雒城等隘，稳扎稳打进图成都，谅那刘璋昏弱无能不是对手。”

“好，就依二位之计。即刻提点全军南归，以霍峻率八百精兵守住葭萌，其他各部随我进取成都。不过……”刘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——眼前战事他并不担忧，真正大患在背后，曹操统一北方势力强大、孙权雄心勃勃觊觎荆州，他们才是争夺天下的宿敌。

法正心明眼亮，已揣摩透他心事，笑道：“主公勿忧，今曹操拥北方之众自以为天下无敌、孙权凭江表之险傲视群雄。两家重兵对阵视若仇讎，久而久之必成难解之势。哪还顾得上咱们？”

“不错。”庞统也道，“即便江表事解，张鲁又与马、韩通谋扰乱关中，此亦曹贼心腹之患。至于江东孙权，有云长、孔明抵挡，荆州尚不足为虑，咱们就在这儿打上一两年又有何妨？”

“哈哈。”刘备听他二人解析时局，云开雾散仰天大笑，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。曹操老贼、孙权小儿，你们争吧！我可要拓地西蜀、奠至尊之业啦！”

昔日诸葛亮曾有跨据荆益、三分天下的“隆中对”设想，但随着襄阳易主半途夭折，可谁料到刘璋会开门揖盗再生变数？此刻刘备已默默打定主意，要趁孙、曹相争之际让这个计划死灰复燃，如凤凰涅槃一般浴火重生……



百士劫营

千里之外变数已生，但相持于濡须口的孙、曹两军兀自不察，依旧视对方为统一天下的最大劲敌，秣马厉兵，恶战一触即发。此番对阵曹军十余万、江东军七万，曹军为攻方、江东军为守方，曹军先声夺人已克孙权江北大营、江东军首战不利严守江防。从各方面看原本都对曹军有利，但随着春天到来，曹兵的底气却渐渐不足了。

江淮之地春季湿润多雨，有时绵绵不绝连下好几天，万物都笼罩在一片氤氲之中。潮湿阴冷又守着江畔，军营中士卒又多，几日过去人人身上一股霉味，到夜晚展开被服，密密麻麻一层绿毛！赤壁之战因瘟疫横行而败，如今见此情形，这些北方佬们心有余悸岂能不忧？更不妙的是，协同作战的青州水军因河道不畅迟迟未到，此番水战主要倚仗他们，他们不到曹军就不能发起总攻，每日里守在江畔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战船耀武扬威。尤其孙权打造了一艘五层楼船，由东吴勇将董袭督率，甲士林立旌旗招展，这庞然大物就似一座浮于江上的城池，整日在曹兵眼前晃来晃去，大家瞧得心惊胆寒。加之春雨连下江水又涨，敌人战船一步步逼近，莫说普通士卒心里没底，就连英勇好战的荡寇将军张辽都对前景不甚乐观，赤壁之败的阴影在曹军上下作祟。恰在此时又传噩耗——尚书令荀彧转任光禄大夫，本应持节至军中参谋军机，不想半路染病留于谯县，数月休养病势愈烈，在丞相家乡孤零零撒手人寰了。天下无人不知荀彧乃朝廷砥柱、曹营股肱，如此重要的人物崩于大战之前，更给将士心头添了阴霾……

这是二月初的一个夜晚，连绵细雨仍淅淅沥沥下着，搅得每个人心中皆是愁烦。时节不佳、水军不至、战事不测，曹兵躺在撒气漏风的帐篷里，盖着潮湿发霉的被服，听着淋淋不绝的雨声，想着赤壁惨败的旧事，个个晕头涨脑，大营上下死气沉沉。天色阴黑全无星斗，巡哨之人即便打着火把，也照不到甚远，还要时时防备叫雨水浇灭，索性各寻避雨之处，或站或蹲，茫然凝视自己眼前那丈余之地。时候一久未免有些疏懒——江上争斗固然难占上风，陆战就不然了；再说北军十万余众，想那孙权即便有天大胆子也不敢来劫寨。

迷迷糊糊也搞不清是几更天，“滴滴答答”的雨声催人恍惚入眠。众哨兵正昏昏欲睡，忽觉眼前强光一闪，一道犀利的闪电已划破长空；众人还未反应过来，又一声闷雷响彻天际；淋漓细雨骤然化作倾盆之势，“噼噼啪啪”的大雨点打在脸上一阵生疼。暴雨一来大风随之而起，卷着冰凉的水珠四散纷飞。

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，雨势变得太急太快，众哨兵一惊，猝不及防已有好几只火把被雨浇灭；大家忙护住剩余火把，匆匆退至草棚之下——数日阴雨不绝，取火也成大问题，火镰火石打不着，没太阳也无法借助铜镜，只有靠木燧。但此地阴冷潮湿，有时钻半天也未必能生起团火，可野炊做饭、点灯照明、巡营瞭哨又事事离不了，故而保护火种也成了头等大事。每个营寨都有几个伙头军专门负责，这差事看似简单其实甚为劳神，无论白天黑夜总得添枝续柴保持不灭，阴雨天气还得搭起棚帐遮风避雨，务须确保随时能用，若不慎熄灭，无论钻木取火还是到别营去借，都是麻烦事，负责之人也难免要吃几军棍。所以每营都在辕门左近搭草棚，皆用油布苫顶，一来是给守卫之兵临时避雨，更为保护火把。

中军大寨紧要所在，数十名兵士往来巡逻，这会儿皆退入草棚；无奈风力强硬，卷着雨花四面八方灌入，七八只火把还是尽数熄灭，眼前黑乎乎一片。众士兵冷雨浇头颇觉狼狈，且把兵戈放一旁，紧紧靠在一起；听着狂风暴雨电闪雷鸣，不住唉声叹气。

“这鬼地方！一连五日不放晴，这雨黏糊糊的真把人烦死。无论胜败只盼快打完这一仗，早日拔营起寨。”

有人取笑：“说走就走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只怕咱丞相到现在还没个准主意呢！”

“别瞎说，脑袋不要啦？没瞧见中军帐还亮着灯吗？丞相还没睡呢。”

“这都几更天了，他老人家最近怎么了？天天熬半宿。”

“自从荀令君过世，丞相悲伤过度，时常闹头疼……”

众哨兵皆正在草棚下，低声低语打发着无聊，忽听远处隐约传来一声惨叫，大家都不禁收住口。可一声之后再无其他动静，只闻“沙沙”雨声轰轰闷雷，众人都只当哪个帐篷里的兵在发呓语，便没往心里去，接着闲话起来。有个兵神秘秘道：“我告诉你们件事，千万别外传。